

密宗

恒河大手印
椎擊三要訣

合刊序

溯自元初忽必烈帝師發思巴傳譯西藏密宗大手印法門始，大乘密道之在國內，猶興廢靡定。迨民國締造，藏密之教，再度崛起，競習密乘爲時尚者，尤以大手印爲無修無證之最上法，以椎擊三要訣爲大手印之極至，得之者如獲驪珠，咸謂菩提大道，獨在是矣。然遽於密乘道者，又稱大手印與椎擊三要訣等，實同禪宗之心印。且謂達摩大師西邁葱嶺之時，復折入西藏而傳心印，成爲大手印法門。余聞而滋疑焉！昔在川康之時，曾以此事乞證貢噶上師，師亦謂相傳云爾。待余修習此法後，擬之夙習禪要，瞿然省證，乃知其雖有類同，而與達摩大師所傳心印者，固大有差別，不可誤於習談也。蓋禪宗心印，本以無門爲法門，苟落言詮，已非真實，何況有法之可傳，有訣之可修也哉！有之，但略似禪宗之漸修，固難擬于忘言捨象之頓悟心要也。倘依此而修，積行累劫，亦可躋于聖位。如欲踏破毘盧頂上，向沒踪跡處不藏身而去，猶大有事在。況以陡然斥念而修爲法門，不示「心性無染，本自圓成」，則不明「旋嵐偃嶽而不動，江河競注而不流」之勝。以「樂、明、無念」爲佛法極則，而不掀翻能使「樂、明、無念」者之爲何物，允有未盡。以「心注於眼，眼注于空」爲三要之要，而不明「目前無法，意在目前，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到」之妙旨。則其能脫于法執者幾希矣。今過是二法本合刊之勝緣，乃不惜眉毛拖地，揭其未發之旨而贅爲之序。辛丑冬南懷瑾序。